



别样年味在他乡



曾经,去异地旅行过年是春节假期的时尚;如今,美好的体验只能暂时封存于记忆。希望疫情早日消散,明年大家可以自由出行,再赏他乡的风光。——编者

寻找中国年

王 晓

辛丑年春节,想起极具苏味的葑门老街——横街上的年味,想起前年过年的情景。

腊月廿九,陪弟弟、弟媳去葑门横街购年货。他们在单位一直忙到腊月廿八,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。刚从乡下赶来过年的父亲很急,他以老家过年的习俗酝酿着苏州儿子媳妇家的年味。早早地置办他能办的年货,瓜子一买就是十斤。我看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瓜子,就看到老家的年了。父亲不知道城市里是没有大人孩子串门拜年的,一捧捧的瓜子兜给谁呢。

从里河往北,一条丁字形小巷直通葑门横街。丁字路尽头就是横街。有人说:“没到过葑门横街,就不知苏

州的市井生活。”从徐公桥到石炮头900米长的葑门横街,算是老苏州的遗存。当年曾与石路、观前抗衡,是苏州最后一条具有传统市井风貌的老街。石板路绵延了一条街,两边商铺,店面连着店面,小吃店、水果行、卖蔬菜的、卖螃蟹的、卖生肉的,荤的素的应有尽有,普通人家的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搞定了,新鲜且便宜。横街的日子,就是最普通百姓的生活。这里有最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。充满了烟火、世俗味,徜徉其中,年味浓郁,心里安定,我一下子就迷恋上这里漫溢的市井气息。

街两边的老房子开着一家家连锁店,多是外地人,经营项目也繁杂。有蒸年糕的,4元11只,当场蒸了卖,热

气喧腾,生意颇好;有川味爆鱼,现杀现爆,香了一条街;有卖春卷皮的,两只平底锅,妇女一手团面,轻快地往锅上一抹,一张皮子就有了,两手两锅配合默契,有生活美感。

横街的房子比较老旧,正因为旧,烟火味就特别浓,卖茶干的、卖鱼的、卖油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豆沙的、卖年糕的……顺着横街北向有个小巷口,竟是卖各色蔬菜的,多外地人。也有室内的菜市,多为快洁菜一类的摊点,买的人有吴依软语、有普通话,还有辨不出的方言。

我到横街,是为了看各式各样的人,隔着一层空气、灰尘、阳光和风,我看见了市井里人的生活,充满着快乐,也有辛酸。

在我发呆的当口,弟弟和弟媳提着购好的菜蔬来了,鱼、菠菜、粉丝、笋子、配好的宫爆鸡丁……还有两副对联。

本来想趁中午时间带父母出去转转,母亲在苏州生活快一年了,父亲也来一星期了,但都没怎么出去玩过。因为要准备一大家子的年夜饭,父母都不肯出去。阳光晴好,前一日的气一丝丝退去,我在家坐不住,带上小侄女,上街走走。

去年春节,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且迅猛,大家都宅在家里,年味异常。今年,疫情仍在多地散发,政府动员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年,父母弟第一家又要在苏州过年了,今年的葑门横街上一定有更多本地人、异乡人寻找记忆里属于中国人的年。

在大理过除夕

彭 哲

2014年春节前夕,应表哥家的邀请,我和老伴离开太原,去大理过了一个特别的除夕夜。从太原到大理的洱海门,相距2230公里。大理与太原的生活截然不同。我们在依苍山傍洱海的古城表哥家里住了下来,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体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春节的别样生活。

在大理过年,对我和老伴而言,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兴奋中夹杂着一丝不安,因为这是我俩第一次离开孩子们,在异乡过春节。也正因为与以往不同,我们才更加盼望着这个春节。除夕这天,虽然在忙忙碌碌中度过,心却渐渐安宁、踏实了。因为心在哪里,哪里就是家了。

2014年的元月,北方正是寒冬腊月、冰天雪地之时,大理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满古城、满院子随处可见盛

开的鲜花。回想我们前几天刚到大理的那一刻,车一开到洱海门,最先看到的就是城门楼下的紫色三角梅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过年就是要裹得厚厚的,鼻头冻得红红的。在除夕之夜吃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,然后包饺子守夜熬岁,等到几近凌晨时分,顶着凛冽的寒风,踩着咯吱咯吱的雪去放鞭炮。冻透了就跑回家下饺子吃。

而腊月大理的气温都在20℃左右,院子里、路两旁、水库边、苍山上,满眼都是绿色的树、红艳的花。院子里也此起彼伏地盛开着杏花、腊梅、杜鹃花,最后是在大年初一那天突然绽放的大朵茶花。唯一提醒着我现在是冬天的,只有远处苍山上残留的白雪和邻居家楼顶上晒的腊肉和腌菜。还有大理冬季才有的狂风。

腊月廿九那天,我折了一小枝杏花插在瓶子里摆在床头。第二天除夕早晨醒来,花枝上竟然有了新发芽的花骨朵儿。对于北方来的我们,这样的冬天和除夕,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感

觉和味道。

表哥家的住房是一座接地气的小院,有树有花有土有蔓。没有了住高楼的居高临下,却有了脚踩土地头顶蓝天的踏实感。傍晚,一出卧室,我们便能伫立在空灵的夜幕下,有了更多抬头看星空、望月亮的机会和心思。

在街上的一处路口看到卖新鲜松枝的,说是用来放在家里踩的,踩掉一年里的霉运,来年就会走运。我一向对这样新奇的习俗感兴趣,当即买了两把凑热闹。一把挂起来,一把扔在厨房踩来踩去。

零点过后,我们在大理迎来了新的一年。床头的杏花依旧灿烂,幽然花香相伴入眠。窗外是渐渐安静下来的爆竹声。传说中朴实、宁静的生活就是此刻了吧。

酒意微醺之中,我也会想起在太原住的那条街上,那座30层高的楼房,觉得好遥远。在大理过除夕,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一样,其实什么都一样,只因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归自然”而已。

在澳门过年

天 柱

寒冬腊月,澳门同学邀请,我欣然赴特区观光,接着就地过年。澳门的年情感浓,味道足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澳门人过年,从腊月廿八就开始了。做生意的澳门人更重视腊月廿八,老板们要在这一天犒赏伙计,答谢主顾的帮衬。澳门人更喜欢手写的春联,无论写得好坏,要讨个好彩头。澳门人管春联叫作“挥春”,过年前政府会请艺术家们当街写“挥春”派送给市民,算是一种福利。

年夜大席拉开,澳门灯火万家,飘出的香气令人陶醉。除夕中午12点到正月初一子夜1点,可以“肆意”放烟花爆竹。澳门一年365天,哪天都灯火璀璨,为了迎接新年,商家会使出浑身解数亮夜,只见无数的光与影,让空旷辽远的海岸变得灯火通明、富丽堂皇。大年初一、初二,大金龙、醒狮、财神、福禄寿三星、十二生肖、金童玉女以及澳门旅游吉祥物“麦麦”巡游,向所有人拜年,还派发红包及纪念品。这时候,像我这样的内地游客觉得澳门是家,旅居澳门的外国人也觉得澳门是家。

澳门看似不大,各式建筑鳞次栉比,星罗棋布,一眼望去,密密麻麻。但楼宇间,街角处,公园里,风景区,总留有很多空地,让人可以歇脚、休憩。年味便于疏密相间中“见缝插针”地浮现。比如花,你看桃花、水仙、盆竹……像是赛着绽放、生长,争奇斗艳,生机盎然,兆示着新年的和谐与蓬勃。而性喜温暖湿润的金橘,则个个色如赤金。澳门人喜欢金橘,一则金色象征财富,以求“财运亨通”;二则在粤语中,“橘”与“吉”同音,新的一年,人人大吉大利。澳门街上,常能见到抱着金橘树的好人。

今年是牛年,金牛犁好田。衷心祝愿:澳门大进步,人民更幸福!

满族独特的“三天年”

钱国宏

满族的年称作“阿涅业能业”,前前后后要过三天——腊月廿九、三十以及正月初一,所以俗称“三天年”。

妻舅是满族人。春节前夕,应老人家之邀,我们去满乡过大年。妻舅家所住的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是东北满族同胞的聚居地之一。我们到的时候,舅舅一家五口人正在屋里屋外地忙碌,为过大年做着准备。

腊月廿九,刚刚吃过早饭,舅舅家里就贴上了窗花和满文的挂笺。满族人贴挂笺很有讲究,本家在什么旗就贴什么颜色的挂笺。站在院子里向四周望去,家家贴上了对联和窗花,户户院里竖起了五六米高的“索罗杆子”,杆顶上挂着方形的锡斗,斗里盛着乌鸦爱吃的动物内脏。舅舅在自家正厅祖宗牌位前供上米酒13盏,奶油点心13碟,带领全家叩拜祭祖。到了下午,舅母则带着外甥、侄女们搬出精粉、鸡蛋、芝麻、青红丝、瓜仁、糖等物,开始做满族传统糕点——萨其马。做完萨

其马,全家人又开始做用粘米面做的、满乡特有的粘食“粘豆包”“粘火烧”——做好后,冻上,然后存放在大缸内,吃时放蒸锅里煮熟即可。

三十这天,一家人早早起来,灶间架起劈柴,开始用大铁锅炖猪肉。大块方子肉连皮带骨头在锅内滚上翻下,满屋子雾气腾腾,香气扑鼻,左邻右舍也都忙着炖肉。中午,舅母抱来一个精制的宽沿铁火锅,全家人围坐在南炕上,热热闹闹地吃起了火锅。白白的肉片,长长的粉条,香香的酸菜,辣辣的韭菜花儿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野菜,既解馋又不腻人。吃过午饭,全家人开始筹备年夜饭。年夜饭是满族人一年中最为丰盛的一餐,所以马虎不得。年夜饭肴必须为双数,而且必须有葱和芹菜,寓意为来年全家人聪(葱)明、勤(芹)俭过日子。另外不能没有鱼,寓意“富贵有余(鱼)”。直到天色渐黑,年夜饭才算做得。大家净了手,脱鞋上炕。炕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

肴,舅舅特地地在火盆中烫了一锅壶满乡的名酒“豌豆青”。三盅“豌豆青”下肚,我竟有些晕乎乎了……

吃过年夜饭,全家人动手包接神饺子。接神饺子全都包成元宝形的,当地人俗称“揣元宝”,寓意“财源广进,越过越发”。煮饺子时,锅底烧的是杏条柴,因“杏”与“兴”谐音。锅内水沸时,舅舅在灶间高喊:“日子起来了吗?”屋里屋外的家人也高声应答:“起来啦!”随着这一声喊,锅里的饺子一个个从锅底浮了上来。全家人边吃着饺子边守岁。

初一早上,全家人吃过水饺,穿上崭新的民族服装,向家中的长辈、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们拜年。一时间,前街后巷,人流涌动,人人脸上洋溢着欢笑,到处可以听到真诚的祝福。村里不知何时来了几伙高跷队、秧歌队,锣鼓声、欢笑声、鞭炮声、祝福声、喝彩声……汇成了一曲别具风味的民族交响乐,醉了满乡的年,醉了北方的冬……